

白洋淀三部曲之二

荷叶涛涛

THE SOUND OF LOTUS LEAVES

CUL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TRILOGY OF THE BAIYANGDIAN LAKE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崔璇 / 著





崔璇著

荷叶涛涛

THE SOUND OF LOTUS

LEAVES

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荷叶涛涛

崔 璇

·
文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印刷

·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 字数 254,000 插图 2

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039-0289-2/I·178

定 价: 5.10 元

目 录

- 一 马兰山庄 [1]
- 二 重逢 [16]
- 三 从山地归来 [27]
- 四 夜话 [40]
- 五 父子兄弟 [53]
- 六 城西一角 [70]
- 七 坂本做客 [82]
- 八 进入蒲台 [95]
- 九 暴雨 [110]
- 十 黎明在望 [126]
- 十一 惠民诊所 [140]
- 十二 无形的炸弹 [154]
- 十三 脱险 [167]
- 十四 初探 [181]
- 十五 大清河湾 [193]
- 十六 天津之夜 [208]
- 十七 濰尾出城 [223]

- 十八 撒网前夕 [241]
十九 荷塘情思 [259]
二十 瑞芳与傻合 [273]
二十一 风雨火光 [288]
二十二 阴谋 [304]
二十三 夏夜 [316]
二十四 破晓枪声 [332]

一 马兰山庄

转过小山坡，一条鹅卵石铺垫的河滩出现在眼前：河水已经解冻，清澈见底的水流，淙淙地浸穿碎石隙缝，欢畅地流淌，闪耀着初春明媚的阳光，跳动出亮晃晃的点点光波。一九四三年的立春时节，远处一带云霭蒸腾的黝蓝色巍峨山巅，还露出白皑皑积雪，山谷里却暖和得多了。河滩两旁高拔耸立的杨树褐紫枝桠，开始鼓胀银茸茸的串串芽苞。崖畔向阳的土坡上，一簇簇针绿的草尖，拚命地自枯叶败草的泥土里钻出来。山坳间粗虬青苍苍的松柏树杆，疤痕裂缝的皮层，又渗透出灌满生命浆液的新绿色。杂树棵里的各种鸟儿，竞相歌唱，山喜鹊欢悦地扯开嗓子呱呱叫个不停，把个宁静的河滩渲染得十分热闹。温烘的春天，已悄悄降临在太行山脉，山谷中的万物都在萌发复苏，洋溢出一派令人精神振奋的勃勃生机。周一浓与姜新策马驰行，傍着河滩，尽情饱览冀西山地早春的融融景色。

周一浓手扯缰绳，呼吸着山间松针清香和湿润泥土的气息，浑身的精神倍感旺盛充沛。自去年秋末妻子何绣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之后，接着伤口复发溃烂，推迟了返回平原的日期，伤好后一直等待过路。现在他被任命为白洋地区党委副书记，回去帮助王波工作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准备过路的通知，便和姜新同行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，聆听领导的指示，因此心情格外兴奋昂扬，一路上两人热烈交谈着返回白洋淀的事。姜新稳坐在小跑的枣

红马背上，他的穿着旧青布对襟夹袄的上身，一颠一颠的，年轻削瘦的脸颊，容光焕发，下午太阳映射出一对聪慧沉静黑亮的大眼睛，灼灼闪光。他自去年八月敌寇对白洋淀的大扫荡中，在潞龙河东岸与逃难的群众一起被日本鬼子抓住，在解往保定的途中跑了出来，这一切他都向任远与王波、周一浓交待清楚。王波和周一浓两人在进山以前，找他谈了话，让他继续留在白洋淀坚持斗争，没料到任远对他仍然怀疑，让他到路西来学习，还把高阳一个区小队长拉出十几个战士集体叛变投敌莫须有的事，加在他的头上。姜新蒙受不白之冤，背了个沉重的包袱来到路西被捕干部学习班中，接受组织的审查。幸而王波与周一浓通过敌工内部关系，将区小队叛变投敌与姜新毫无关系的问题搞清了，姜新这才解除精神上的枷锁，心情愉快地准备返回冀中平原了。他将目光转移到路边崖畔上面，见几个包毛巾的老乡正抡着镐头弯腰刨地，心绪忽地一下想到白洋淀，扭头对着周一浓说道：

“老周！白洋淀的苇子也都要钻出苇锥锥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周一浓思乡心切，最近连做几次梦，都梦见坐着小船划进苇塘，梦见了黑顺和赵文彦，还有父亲和儿子，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这儿是一片青山，咱们那儿的淀里是一片青苇了。”

“幸而我们坚决保护住了苇塘，彻底粉碎了日寇的割苇计划。”姜新谈兴正浓，神情昂奋地接下去说，“使我们在冬天也能站住脚，局面有些好转，比去年八月初敌人大扫荡那个时候，有利得多了。”

周一浓立刻联想到王双寅的投敌叛变，于林的壮烈牺牲，所剩无几的白洋大队完全被敌人搞垮，就有一种内疚，他的宽阔的黑红色的脸膛变得异常严肃，突出的宽额头下面闪灼着深邃悔恨自责的目光，慢慢地和姜新并辔缓行，语调低沉地

说：

“我对王双寅这个人，过去也很信任。把他从副区长调到白洋支队当支队长，后来自高阳调来当大队长的同志半路被敌人打死，当时没有合适的干部，我觉得他当支队长期间，从王口镇据点偷偷挖出五万多斤公粮干得不错，便和任远、于林商量了一下，让他担任白洋大队的大队长。为这个我父亲还跟我吵了顿架，说他不如王黑顺有胆量，靠不住。咳！今天看来我对王双寅本质认识不够，使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遭受如此的严重损失。弄到如此结果，我是责无旁贷的啊！”

姜新默不做声。在白洋淀时，他曾经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，坦率真诚，向周一浓反映过王双寅和任远在护苇斗争方面，是不积极的，怕暴露力量，到处躲藏隐蔽。口头上虽说是配合行动，暗地里却采取推托责任的态度，让他与黑顺负责指挥护苇战斗，想在一旁看他俩的笑话，还设法刁难打击黑顺，至今想起来还令他非常气愤。但当时周一浓因腿伤在蒲台一带养病，不了解真情，便提拔王双寅当上了白洋大队的大队长。现在他很理解周一浓为此事造成内心极大痛苦懊恨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带着一种委婉劝慰的口气说：

“老周！就算你在重用王双寅上有些责任，但那时白洋大队无人负责，在县区干部中，论才干机灵还数得上王双寅，这也是实际情况。要说我这个当县委组织部长的，也不是没有责任。有的干部在敌人大扫荡中很坚定，有的光荣殉国，有的却动摇逃跑当了叛徒，难道这些人选择什么道路，我们都为他们负责吗？抗日斗争这座伟大熔炉，有的人炼成烈火金刚，有的人堕落为民族的蠹贼蛀虫，主要决定在他们的革命内在因素，我们只是对每个人有个重新的认识问题。而且你来路西以后，任远同志对王双寅太信赖依靠，表现领导对敌斗争方面软弱无

力，关于这些我的书面意见已经写得很明确清楚了。”

周一浓赞许地望望轻松自如骑在马背上的年轻人，他觉得姜新可爱之处就在于他的坦荡刚直，有股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蓬勃朝气。若是别的同志，处在被审查的地位，也许畏畏缩缩，顾虑重重。姜新则正气凛然，大胆地陈述副专员任远只顾消极隐藏，不敢积极开展对敌人武装斗争的意见，这点令周一浓甚为感动。他很同情姜新在学习班的那段委屈，同时和王波很快弄清任远报告中有关涉嫌姜新的情节，自己作为地委委员兼县委书记对一个同志政治上的彻底释疑，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，因此和姜新一样怀有轻松的心情。周一浓知道姜新的爱人高歌在军区烽火剧团，当时姜新因为自己的事没弄清楚，有意避免见面，恰巧今天去的军区司令部驻地马兰峪，距离烽火剧团仅三十多里路，这是他俩多么难得的会晤机会啊！周一浓用两腿紧紧夹下马肚子，扯动缰绳，让免灰色的母马加快蹄步，赶上姜新骑的那匹暴躁喷鼻疾走的儿马，关切地笑悠悠说：

“听说高歌的剧社，离司令部的村子不远，你抽空去看看她吧！”

姜新锐亮的黑眼珠子，倏而变得黯淡了，他抿住嘴唇，没有吱声。高歌是他在一九三八年陕北公学时的同学，两人相爱了多年，因为在两地工作，偶然托过往平汉路的同志捎封书信，但是频繁扫荡的战斗环境，常常几个月或半年之久，才能转送到对方的手里。姜新这次到路西来，他的内心深处，强烈的渴望与阔别五六年梦寐思念的恋人，倾吐衷情，他有好多话要向她说，而噤噤喳喳像只活泼黄鹂的高歌，也会有很多知心话要和自己说的。然而严峻的现实，蒙受不白之冤的组织上的审查，一种刚强男人的自尊心，驱使他克制住自己燃烧的爱情，压抑下郁闷的情绪，下定了决心：在自己的问题没有做结论之

前，不想见高歌的。复杂的矛盾心理，真挚的思恋，伴随着他度过两个多月的夜晚，而今天就要见到她了，她到底怎么样了？她知道自己的情况么？姜新此时急切地要看到她，不由地高高扬起手中的鞭梢，在马屁股上猛敲几下，枣红儿马扎撒开鬃毛，四蹄飞奔，周一浓骑的温顺的母马也尥起蹶子，一颠一颠地直追上去。

两个人一溜烟地跑了几十里地，来到一个大山脚下普通山庄，天色已近后半晌了。村边一片萌发嫩芽的核桃树林间的土路上，有个身躯修长穿戴整洁的中年军人，在低头沉思，缓缓散步。在离他不远的树下，站着一个挎盒子枪的年轻小鬼。周一浓从中年军人的挺直腰板，沉稳有力的走路姿势，认出正是他前来辞行，请示工作的军区参谋长梁武。他早从王波那儿得知梁武每逢重要思考问题的时刻，就有个喜欢独自散步的习惯，为了不干扰首长的思路，周一浓和姜新翻身下马，手握缰绳，一声不响地站在路边，大概刚才的马蹄声打断了梁武的思绪，他循声掉转过脸，微微地向上扬扬右手，抱歉地微笑打着招呼：

“啊！你俩早来了。”

“我们刚到。”周一浓急忙做解释，一面指着姜新介绍，“这是我们县委组织部长姜新同志。”

梁武伸出温暖的手掌，握住姜新的筋实手腕，端详着眼前神态沉静的年轻人，一对黑亮聪睿的大眼睛特别引人注目，眉宇间横溢出精干青春的活力，他亲切地用四川语音问道：“啥子地方的？”

“我是黑龙江人。”姜新笑着回答，他想像不到当年红军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勇将，竟像个风度文雅书生，戴一顶军帽，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装十分整洁，打着绑腿，左胳膊袖筒别着“八

路”的袖标，端正的长方脸庞，蚕眉细眼，高高的颧骨，目光深沉安详，使姜新刚才的拘束顿时消减，他像碰到一个老熟领导似的感到自然随便，“我家就在松花家边上。”

梁武满怀兴趣地一笑说：“那你与吕正操同志是东北同乡喽！”

“是的，他是辽宁人。”

梁武把目光移向周一浓亲切地点点头：“我们进村去吧！”

梁武迈开稳重的脚步，大步走在前面，后面紧跟着周一浓和姜新，小鬼牵着两匹马慢慢走在最后头。刚才，梁武在核桃树林散步时，他正在思考坚持冀中平原的武装抗日斗争，怎样和恢复发展白洋淀这片水上芦苇根据地结合的问题。现在周一浓和姜新来谈话，他很想先听听下面同志的意见，况且王波也正在村中等候，便不慌不忙地望着他俩说：“本来吕正操同志也要来参加的，今天下午聂荣臻司令员找他有事，他不能来了，有些问题我们也初步商量过，主要靠你们几位同志多考虑考虑。”

梁武说得那么谦和，平易近人，使周一浓心头热呼呼的，神色真诚地接上说：“我们的眼光局限性很大，只看到白洋淀那点地方。参谋长统览全局，对敌后华北整个抗战形势，比我们要想得远，看得全面。”

“没有各个局部的战事情况，哪谈得上全局哟！”梁武豁达地露出笑容。他突然停住脚步，低下头用穿青布单鞋的鞋尖，轻轻拨开土路旁一墩枯黄的马兰，几簇娇绿纹脉纤细的长长叶尖，从中间挣扎冒了出来，使人感到它虽然日夜遭受着脚踩，车轮轧压，韧瘦的生命却是异常的顽强不屈。梁武的目光突然变得非常柔和，他无限感慨地瞧着周一浓和姜新说：

“这些马兰草平时谁也不注意它，一到春天，在村子周围、

路边都钻出来喽，开的紫蓝色的小花很好看，所以这个村叫马兰峪。我们四川，深山峻岭里到处长着各种的兰草，花朵儿也不一样，小时候我们上山去摘那才惹人喜爱呢。”

姜新与周一浓会意地对视一笑，眼前这个半生戎马倥偬长期硝烟炮火中度过青春年华的老红军领导，他也偶尔流露出自己的情趣，和对家乡兰草的眷恋，就像他俩经常谈到白洋淀的苇子一样的溢满真情。不知怎的，仿佛他们之间的情感一下沟通了，三个人一边走着说话，很快到了村内。

黄尘浮土的街上，被部队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沿街石砌的房墙，刷上用白灰书写的醒目的抗战大标语，和贴着边区抗日政府的布告。来回走过的背枪穿草绿色军装的战士，不断朝梁武举行敬礼，梁武习惯地依依还礼。蹲在土墙根下晒太阳的几个老头，笑呵呵地向梁武打招呼，梁武站着跟他们唠过几句家常，便跨进一座石头垒墙的瓦门楼，从站岗哨兵身边经过，径直走到北面三间普通民房，小鬼已将两匹马拴在门楼前的槐树上面，跟了进院。这时王波甩着空荡荡的左胳膊，自屋内迎了出来，笑吟吟地说道：

“参谋长！让我好等哟！”

周一浓没等梁武搭腔，马上接茬说：“参谋长正在村边散步，碰到我们了。”

梁武进屋从墙根拉过一条长凳，摆摆手说：“快坐下！坐下！”周一浓与姜新并肩坐在窗下凳子上面，两人不禁四下环顾，空荡荡的黄泥抹墙的房屋足有两间长，显然是打通的。尽东头还有一间挂着白布门帘，像是梁武睡觉的地方，外面办公的这间长方形房间，倒像个简陋的小会议室，泥抹石墙打扫得异常洁净，靠墙根摆着一些长板凳，做为临时开会用的坐物。临窗摆着一张红漆剥落的旧五屉桌，整齐地摆满文件和厚厚的一摞

书籍。北墙钉着大幅晋察冀边区军用地图，凡是敌人的据点都插着黑色三角小旗，我方红色，平汉路活像一只横卧南北的巨蟒，而在平汉路东侧平原的西北方地形上，用淡蓝色的水波斜纹，标志着一块海蟹钳形爪状的白洋淀水泽。小黑旗仿若爬满密密麻麻的黑头苍蝇，形成一片蜘蛛网络。梁武注意到他俩聚精会神观看的表情，目光关切地询问：

“你们在山地的反扫荡中，有点不习惯吧！”

周一浓知道梁武有意避开不谈何绣牺牲的事，怕惹自己悲伤，勉强笑着说：“开始是有点不习惯，到处是山头，望不见敌人的影儿，不如在平原随时能瞄见敌人的队伍，作战转移时心中有底。”

梁武若有所思的视线，注视坐在桌边抽烟斗的王波微笑说：“是呀！换个战斗环境总有个不适应的过程喽。你们的司令员王波，跟我长征时不知爬过多少大山，后来随着贺龙同志的一二〇师到了你们冀中，一码子大平原哟，在贺龙同志的率领下很快适应平原作战，打了著名的齐会战斗，消灭了大量的敌寇，将冀中刚刚成立起来的抗日队伍都组织起来了嘛！你们问问王波同志。”梁武用手指点着王波，带点诙谐的语气说，“我要调他到山里来，他愿意不愿意？”

王波素来对他的老上级说话随便，毫无拘束，嘴里叼着烟斗，使劲甩甩左臂的空袖筒，挺直脖颈说：“哎呀，让我离开冀中平原和白洋淀，留在山地打游击，我还不干哟！别看我的老婆在你们军区被服厂工作，我还蛮舍得离开她呢。”

说得梁武惬意地仰脸一笑。这工夫，一个年轻的参谋轻步走近桌前，把拟好的电报稿递到梁武手中，低声说：“参谋长！这是发给晋东南总部的战报。”

姜新趁梁武看电报的瞬间，他瞥眼迅速看了桌上摊开的

另一份钢笔写的报告：这是赵文彦回到冀中平原后，为适应碉点如林的残酷环境，将百多人的连队分散为几个独立灵活的大班战斗组织形式，采取机动对敌作战的战术，使主力部队有分有和，终于在府河、潞龙河西岸及洼涝苇塘，建立起一小片片抗日隐蔽根据地，恢复抗日政权与群众救国组织。这份报告是由姜新到山地后交给王波的，想不到梁武批阅得很仔细，在赵文彦潇洒俊逸的字里行间，用红铅笔划出一些圆圈圈，或一道道引人注目的双杠杠，可见引起军区领导的外分重视。姜新不禁为赵文彦暗自高兴，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注意到桌上摆得厚厚的书籍中，除了毛泽东同志《论持久战》几本书，列宁的著作，还有两本唐诗，书页中间夹着一张张小纸条，可见书主人的珍爱，不知熟读推敲过多少遍，不由地一种敬佩心情油然而生。姜新过去在中学时也很喜爱唐宋诗词，自离家后便没有机会重翻这些令他难忘的诗句了，他的手多么想翻一翻，重温一些佳句啊！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和博学儒雅的参谋长阔谈一下唐诗呢。他正在出神，梁武已看完电报，略改几句后交给背后的参谋说：“可以，马上签发。”

王波看到军区领导很忙，插嘴道：“参谋长！我们去年冬天没能回去，这次真的回去了，领导上有什么指示？”

梁武面露喜色，往前挪挪圈椅，用手轻轻拍下摊开的纸页说：“赵文彦的这份报告，我看了两遍了，写得很好，也解决了我的思想上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，真是实践出真知。他针对在你们地区敌寇实施的囚笼政策，与遍设点、碉、封锁沟、墙的具体困难条件下，学习地方抗日武装，主力都换上了便衣，把一个连分散几个大的班成为主要的战斗组织形式，开展小股主力独立分散的对敌作战，确是一个新的创造。这样我们百多人的队伍就能变被动为主动。也为今后主力陆续返回冀中平原，

坚持武装为主的斗争与逐渐恢复打开局面，积累了一些好经验。”

周一浓和姜新集中凝神地倾听，王波眯缝着眼睛，悠然吧咂着烟斗，他的刚毅削瘦的脸部隐约闪出一丝欣慰的表情，当姜新将赵文彦写给他的报告递给他时，王波坐在老乡家碾石上借着黄昏的夕照，如饥似渴地一口气看完，他的胸臆豁然一下开阔，三十一团主力连终于在涝洼苇荡与潞龙河、府河扎下根，建立小片的隐蔽根据地，使他鼓舞和振奋。他连夜兴冲冲骑马赶到军区司令部的驻地，敲开了值班参谋的屋门，面孔白皙熬红眼的年轻参谋，在煤油灯下草草地翻阅一遍，嘴角浮出不赞成的讥笑：“我以为你们在那儿打了大胜仗呢，原来是将完整的一个主力连拆得稀哩哗啦，这算什么主力？干脆改编为地方游击小队算啦。”王波气得睁圆眼睛，举起点燃的烟斗，戳着参谋的鼻尖，连珠炮般地毫不客气地大声质问：“你就会看电话机子，说空话！你到过冀中吗？尝过在三五里地内抬头见岗楼坚持斗争的滋味呀？懂得什么叫灵活机动作战？懂得什么才能使部队站住脚跟？你这个大领导机关的客里空！明天天一亮你就把这份报告给送到梁参谋长那儿去。”王波带着严厉的命令口气，怒冲冲地翻身上马。他一直盼到第三天，梁武派通讯员来找他，将仔细批阅过充分肯定的赵文彦的这份报告递给他，王波才高兴起来，并准备将留在山地整训的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的全部兵力，由自己率队带回去。今天他的耳畔忽然响起年轻值班参谋的刺耳的讥讽：“这算什么主力？干脆改编成地方游击队算啦！”心中仍为恼火，便直截了当地捅出：“咳呀呀！参谋长！就在你们参谋处里，还有的人不大赞成呢。”

“是呀！战争环境一变，战术和策略上也要有新的转变，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咯。”梁武神色从容冷静，不紧不慢地继续

说，“过去，我们的党习惯在山地与国民党进行反围剿，建立红色苏维埃革命政权，有山地与敌作战的丰富经验。抗战一开始，冀中建成了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，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搞得很出色。最初有的人对平原能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信心不足，实际上这仅是自地形上考虑，狭隘的经验看问题。去年冀中平原环境恶化，活动范围缩小，敌人施实点、碉囚笼政策，主力部队每天被敌人处处追踪包围合击，日夜疲劳作战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以利再战，就决定主力暂时向外线撤离转移，今天看来也是对的。可是有的同志就产生一种错误理解，认为主力一转移，就无法再回去了，现在赵文彦带着三十一团一连先回去，不是稳稳站住脚根了喽！目前部队小股的分散活动，就为日后的集中大规模的行动，来创造条件嘛！脑壳壳里多有点辩证法，就好喽！”

王波刚才脑子里还在考虑部队返回后怎样分散积极主动活动，没有像老上级想得这样深远，考虑到日后要如何恢复与打开局面的问题。他兴奋得两眼灼灼发光，拔出嘴里烟斗，挺挺腰身朗声说：“参谋长说得好对哟！今天的分散为了明天的集中，建立小片根据地就为要联成大片，暂时的隐蔽为了公开的活动，总的一句话，就是要将目前艰苦局面恢复到五一大扫荡前那个样子，把敌人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钉子全部拔光。”

梁武赞同地瞧瞧王波，幽默地微笑说：“看来，你这地区司令员的脑壳壳里，还有点辩证法哟。”

王波调皮地朝老团长眨眨眼睛，谦虚地发出爽朗笑声：“哈哈！我是受到你的启发，才想到的。”

梁武见周一浓和姜新坐着没有说话，转脸征询地说：“你们两位是做地方工作的，要多讲讲嘛。”

周一浓思索一下说：“有的地方抗日武装，过分消极的强调

“隐蔽待机”，就不能主动地去消灭打击敌人。地方干部中也有的单纯依托地洞做掩护，不敢发动抗日群众，与敌人做合法与非法斗争，保护群众的利益。像我们安县的白洋大队一个大队长叫王双寅的，就在王口镇投敌叛变，使大队战士遭受很大损失，县委宣传部长于林同志也牺牲了。”

姜新气忿忿插嘴说：“这都是因为副专员任远的麻痹大意，轻信了王双寅的话，才酿成这场惨剧。他总是蹲蛤蟆洞不出来，带着白洋大队到处躲藏，才使叛徒王双寅有机可乘。”

王波实在坐不住了，他陡地站起，甩着空荡荡袖筒在屋子中间来回走动。他自到路西来，陆续看到各县转来的报告，有不少县区干部只顾隐蔽，让日本鬼子自地洞内掏出来，有的或被叛徒出卖。敌伪猖獗，汉奸们更是明目张胆地到处领着鬼子抓人，他恨不得马上回去，将一些畏缩消沉情绪悲观的干部，狠狠整顿一下。他气愤难忍，猛地将那支独臂往前一劈，做出一种果断有力的姿势，目光坚定地望望周一浓和姜新说：“咱们这次回去，一定将那些熊蛋包们从蛤蟆蹲揪出来。”

梁武用警告的眼光直直瞅着他说：“你呀！不要动武嘛。干部思想认识问题，要靠进行形势教育来解，决使他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，要让人家自觉爬出来。”

王波重新坐下，划根火柴点燃烟斗抽着，脸色变得异常严峻阴沉。梁武知道王波脾气火爆，有时做事粗率，使干部接受不了，他用一种高瞻远瞩的语气继续说：“要让我们的干部与群众不要将眼光只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区范围内，要懂得整个国际反法西斯的战争有利局势。冀中平原是华北敌后根据地中环境最残酷的一个地区，但是从整个敌后战场上来看，日本鬼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呀！英美参战，战线延长到东南亚，他们的兵力撒芝麻粒分散得厉害，兵力空虚得很哩！老兵们战死的差不多